



勾魂牌

台湾 文亦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勾魂牌

台灣 文亦奇



目 录

一	天下第一神偷	1
二	“A”字勾魂牌	19
三	翡翠项链	25
四	第三件命案	37
五	前辈扒手	42
六	银樱俱乐部	53
七	飞来艳福	65
八	阴阳人铁燕子	76
九	女飞贼	83
十	脱 逃	94
十一	“红信人”翠玉	103
十二	误入歧途	114
十三	铁门三煞	120
十四	等“鱼”上钩	136
十五	三煞毙命	143
十六	神秘死亡	153
十七	渐露端倪	163
十八	惊心触目	172
十九	情仇之间	180

一 天下第一神偷

这天晚上，在古老的北京城内，有个盛大的宴会。使馆区的东交民巷，车水马龙，好不热闹。那条城内唯一的西洋化的街道上，往来的都是装饰最华丽的马车，或是当时最新式的汽车。自然坐在车内的乘客，个个是京城内有名气的人物，不是达官富贾，便是名门淑女，或是社会名流。他们今晚一齐来到东交民巷，是受邀出席宴会，在国际性的社交活动中做宾客。

巷中一幢宏丽的西式建筑，那是日本公使馆，今晚灯火辉映，照亮得如白昼一般。大门洞开，两侧分站着四个穿整齐制服的男仆和四个穿花蝴蝶般衣裳的日本女人，她们脸上抹了厚厚的白粉，头发梳了个巨大的高髻，满面笑容地不住向进来的宾客鞠躬，口中喃喃有词，说着欢迎的客套话。只是那些日本话，很少有客人听得懂。

日本公使川崎一郎很瘦小，穿一套黑色西洋燕尾大礼服，手中执着高高的大礼帽和白手套，站在大厅门口迎宾。不住地用手指捻着干枯脸上的那两条仁丹胡子。另一只手是和每一个进来的贵宾握手。面上挂着职业外交官的笑容，只是让人感觉到，川崎一郎的笑，并不好受。因为他没有真诚的感情，而隐约地含有笑中藏刀的奸诈表情。

川崎一郎的夫人也站在她丈夫的身边，穿一套十分华

丽的日本和服，腰带和背包都是用金丝线绣成的，光彩夺目，煞是好看。她是今晚宴客的女主人，对每个赴宴的男女宾客，亲切招待，用日语、法语、英语和中国话和来客交谈。原来这位夫人在少女时代就留学欧洲，懂得好多国言语，且说得十分流利哩！

至于公使以下的馆内文武官员和夫人，个个打扮整齐，参加宴会，担任招待来宾的工作。他们在大厅内走动，向来宾们问候，说些欢迎光临的辞令和指挥在厅上端酒盘的小郎，向各个来宾送香槟酒，请他们开怀畅饮。

今晚日本公使馆为什么举行这盛大的宴会呢？原来日本派遣了一位特使官下大将来华访问，他和当时的北京政府最高首脑秘密会谈，逗留了十天，明天准备搭乘专车回国去了，川崎公使就在官下特使临行的前一晚，发帖宴请北京城内的显宦富商，名流淑女，介绍官下大将和他们认识，并且表示惜别欢送之意。

自然参加今晚宴会的来宾，有一部分是和日本方面比较亲近的人士，好象北京政府中的所谓“亲日派”的官员，还有不少做日本人生意的洋行买办，或是高唱着“中日亲善”的无聊政客和失意官僚。他们和公使馆很接近，川崎公使请客，当然来捧场，且抱攀龙附凤之心，以一见官下特使为荣。

可是这些人在洞悉日本侵略阴谋的中国人眼中，无疑的是属于忘了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不齿于正义人士，羞与他们为伍！可是在今晚的宴会中，也有不属于这种“汉奸”型的人物赴宴。江南浪子欧阳清就是其中之一。自然他出现在北京城内，又出席川崎公使的盛宴，并不是单是

为了喝几杯香槟酒，和一些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调情，而是另有目的！

欧阳清不是北京城内的社会名流，也不是“亲日派”政客和官僚，但他却能堂堂正正地进入日本公使馆，成为川崎公使的座上嘉宾。这办法说出来很简单，欧阳清靠他的朋友陈武帮忙，弄到了上海一张大报的摄影记者证，就向日本公使馆新闻官员联络。为了要拍摄宫下特使欢送会的照片，刊登在上海的报纸上，日本人只好发请帖给欧阳清，邀请出席宴会。于是江南浪子背负了一架笨重的照相机，进入公使馆大门。

陈武是革命党秘密活动小组的负责人，他今晚也参加了川崎大使的宴会，自然他也是不能以自己真正身分赴宴，而是以国会议员的随从秘书的名义参加。因为这位革命党籍的议员名气很大，在国会中发言有力量，日本人很想巴结他，就请他赴宴，和宫下特使聊聊。可是这位议员前数天声称跌坏了腿，脚上裹了石膏，不良于行，要坐轮椅，由人推着来公使馆。川崎公使知道了，就另发一张请帖给他的随从秘书，请他同来照料议员。

于是陈武推着轮椅，和这位革命党籍的议员，周旋在宾主之间，举杯敬酒，谈笑甚欢。欧阳清是到处拍照，将这晚参加宴会的宫下特使和其他重要人物，一个个摄入镜头。工作勤快忙碌，活象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陈武没有和他打招呼，但眼光不时落到江南浪子的身上，只是瞧了一眼，就移转视线看别人，好象他们是不相识的。

欧阳清参加日本公使馆的宴会，是陈武请他来的。那

是在官下特使刚到北京的时候，陈武从八大胡同中，找到了江南浪子，他正搂抱着那些北地胭脂，拼命喝酒，和她们欢笑作乐。当陈武出现在眼前时，欧阳清不住皱眉尖，知道绝不是来陪他喝酒的。挥手道：

“请出去！请出去……现在我不想见你！”

可是陈武不走，面无笑容，正经地说：

“我要和你谈谈，这几个姑娘叫她们出去吧！”

“唉！我好不容易到北京来，想愉快地玩几天，你真是阴魂不散，又找来了！”欧阳清没好气地说。

“事情很重要，很紧急，又很难办！我不得不找你。”

欧阳清不住摇头：“嘿！容易的，不紧急的，不重要的，你会挑我么？”

“你是能者多劳呀！”陈武送他一顶高帽子。

“得了，什么能者多劳！还不是要我卖命！”

“欧阳老弟，看在老交情上，这回一定要帮帮忙！”陈武在求他。一面在欧阳清耳朵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所有在场的姑娘，都听不到他咬耳朵讲什么。

“唉……”欧阳清面色好看一点，态度略微转化了。

陈武挥挥手，对姑娘们说：“请你们出去吧！”

姑娘们走了，陈武关上了房门，故意把室内的留声机开得很响，盖住了他们的谈话声音，不让外边的人听到一言半句。

欧阳清静听陈武的低声说话后，瞪大眼睛说：

“你疯了！上日本公使馆去偷机密文件？你要晓得，东洋鬼子精灵得很，哪有那么容易就得手！”

“但咱们非要偷到手不可！”陈武正经地说：“事关国家

前途，民族生存，再难的也要干！”

欧阳清不住摇头：“我看希望很小，只有千分之一……不！万分之一的机会。”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也绝不放弃！”

欧阳清苦笑：“老兄！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可不是普通的民居，是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地方，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管不了，好象是日本土地一样。那儿有东洋鬼子的卫队，戒备严密，要是失手被擒，嘿！日本人是不讲理，武士刀一挥，做了断头鬼哩！”

“但日本政府派特使宫下大将来，却是不怀好意，并不象宣传所说，在增强所谓‘中日亲善’，而是怀有野心，想灭亡中国，让四万万同胞都做亡国奴呀！”

陈武说到这儿，激动得涨红了脸，声音也变响了。他愤恨得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但又惊觉到说话声音太响，怕给人听去，放低了声调，凑在欧阳清耳边道：

“你到北京城，总闻嗅到一些政治气味吧！外弛内紧，局势很不安哩！北京政府和南方的革命党同床异梦，水火难容，种种的摩擦使国内政局好象一个火药桶，只要点燃了火药线，随时会爆炸，引发一场南北的内战。”

“可是北京政府中野心分子目前还不敢攻击南方的革命党，并不是‘相忍为国’，而是他们缺少外援。发动内战需要大笔的军费，北京政府现穷困万分，连各个衙门的官俸都欠了好几个月，发不出来。哪有银子去打内战？因此必须得到外援，向外国借一笔巨款，购买军火和支付饷银，才能发动内战。日本政府洞悉了这情况，引诱北京政府向日本借款，让他们拿这笔钱来消灭革命党在南方数省的势力！”

“自然东洋鬼子没有那么慷慨。借钱是有条件的，逼北京政府签订密约，把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各省的矿产、铁路、港口等，让给日本人经营，还要在各地驻军。如果这密约实现，我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名存实亡，就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了！你想，这事情多么严重！”

“日本人的野心是遏止不了的，他们如果侵占了东北和华北，这只是第一步，继之是把侵略的魔手，伸展到华中、华东、华南各地，一步步地蚕食，把中国并吞！好象英国人对待印度一样！那么咱们子子孙孙，就要永远做日本鬼子的亡国奴了……”

欧阳清听到这儿，心中也很生气，他一向对东洋鬼子没有好感，但只怪咱们中国人不争气，以致处处受他们的欺侮。就问：

“你说的我都明白。但你还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偏要上鬼子的公使馆去偷机密文件！”

陈武晓得欧阳清是个爱国的血性男儿。他虽不是革命党人，但过去帮革命党出生入死的干冒险工作，着实做了不少秘密的大事情。现在找欧阳清去日本公使馆行窃，确是最适当的人选。

“因为那个宫下特使，他的所谓‘亲善访问’，其实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心眼儿！到北京来的目的，就是谈判借款条件，逼迫北京政府让步，允许给日本人在东北、华北的重大利益！由于北方反革命的军阀和野心分子，迫切地需要用日本人的钱和军火，屠杀南方的爱国革命志士，所以他们之间如果谈判成功，一定会签下这张卖国的密约！”

“唉！卖国贼！真是可恨！可恨！”欧阳清气愤地把酒杯

一摔，呛唧一声，跌个粉碎，酒液溅满地上。

“这份密约在宫下大将的身上，我们要取得它，公诸于世，揭开北京政府勾结日本人的卖国阴谋！这样会引起在华有利益关系的列强各国的关注，出面干涉，这将使日本人和北京政府有所顾忌，而不敢轻举妄动。

“这虽是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在华矛盾，阻止日本独吞中国，破坏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我们革命党人觉得很羞耻，但这在目前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我们革命党的势力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推翻北京政府和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的中国。所以只能利用列强的矛盾，让中国生存下去。”陈武说到这儿，脸上有一些惭愧的表情。

“你说，密约在这个特使的身上？”欧阳清皱紧眉头，觉得这工作不好干。

因为密约如果放在保险铁箱中，欧阳清是开锁专家，任何复杂机件的保险铁箱，他都有办法弄开。但是放在身上，却要一副灵活的手指去扒窃，这不是他的专长，对之无能为力。

“是的，据我们探得的情报，宫下特使身负重任，不敢有所疏忽。他不相信公使馆内的保险铁箱，认为不够安全可靠。所以把密约放在身上，自己负责保管，以为如此将万无一失，能平安携返东京。”

陈武看出欧阳清脸有难色，又问：

“怎么，有办法弄到手么？”

“你知道我不是三只手，却出这难题给我做！哼！还好意思问：‘有办法弄到手么？’！”

“但……我们实在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只有找你。”

陈武加重语气道：“欧阳老弟，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别提革命党，或是我们的交情，为了子孙万代，也要请你勉为其难。”

“唉！得了……”欧阳清苦笑，阻住陈武的话。他不喜欢听“国家兴亡”的大道理，只要自己认为对的，应该做的，就慨然答应，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那你……想出办法了？”陈武关切地问。

“我有个已收山的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找他帮忙，也许有希望。不过……”欧阳清考虑着，不说下去了。

“不过什么？”陈武知道下面还有问题。

欧阳清捏着手指，计算一下，道：“我已和他好多年没有见面，他现在已七十四岁了……啊呀！如此高龄，就算活在上，手指头是不是还很灵巧，能不能担当起这重大工作全很难说！”

陈武跟着皱紧了眉头道：“就算手指灵巧得如青年人一般，但是这样的一个老头儿，有什么妙计让他混入日本公使馆，接近宫下特使？嗯！我看算了，你另外想办法，有没有另外的专家？”

欧阳清摇头：“没有了！他是全国第一流的好手，顶尖儿的专家！除了他，我不相信别人能干得了！”

“唉……”陈武叹气：“要是他年轻五十岁，我们就请他！”

“可是现在我们没有别人，他就是九十岁，一百岁，也要请他出山！”

欧阳清亲自去访问这位扒手老前辈李飞，李老头儿听了他的来意，伸出十个手指头来，在眼前不住活动，欣喜地拍拍欧阳清肩膀道：

“我的手指还很灵活，不错，还可以干！”

李老头儿又问：“现在什么时候了？”

欧阳清伸手一摸表袋，发现他胸前的挂表，早已不翼而飞。知道这是老头儿故意的露一手，给他瞧瞧本领，让欧阳清相信他并不因老衰退。事实上刚才李飞扒窃挂表时，象欧阳清这样机警过人的人，也确实没有发觉。这种功夫确是到了神妙莫测的境界。

“好！李老爷子，我服了你，真有一手！”欧阳清竖起大拇指，衷心地对李老头佩服。

站在李飞身边的孙儿小耗子，只有十八岁，他半信半疑地问：

“爷爷，你真的拿了他的挂表了？”

“怎么不真！挂表现在在我的大布褂袋里。小耗子，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法，不经苦练，怎么成！”

李飞得意地伸手到自己大布褂袋中，摸取欧阳清的挂表，准备还给客人。但当手伸入袋内，脸色立变，瞪着眼睛怒视小耗子，咬牙恨恨地道：

“小耗子！你捣鬼……拆爷爷的台！”

“没有呀！我怎么敢！”小耗子很乖巧，忍住了笑，回头来向欧阳清扮鬼脸。

“还说没有，大布褂袋里的表呢？”李飞怒问。

“我真的没有拿！”小耗子转身问欧阳清：“您看见的，我没有拿嘛……”

“你还说没有？哼！看爷爷揍你！”

李老头举起拳头要打小孙儿，这顽皮的年轻人害怕地拔脚就跑，在欧阳清身边掠过，就一溜烟地奔出屋去了。

“小耗子，你回来！回来……把表拿来！”

小耗子在门外站住，回说：“爷爷，我没有拿表！”

他又向欧阳清做个鬼脸，“您说是不是……”

欧阳清惊觉，忙用手一摸，挂表已在自己袋内了。他取了出来，笑着道：“表在这儿！”

“呀！”李老头儿气得白须直翘，道：“小耗子，是你把表还给欧阳先生！你这样戏弄爷爷，哼！爷爷要剥你的皮！”

欧阳清发现这个年轻人的“手艺”，实在不亚于他的祖父。真是所谓“英雄出少年”了。他自爷爷的大布褂中摸走了表，李老头毫不发觉。又把表还给了欧阳清，也没有被发觉。这样的轻巧扒窃功夫，已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欧阳清想起陈武顾虑李飞年纪太老，不易混入日本公使馆的话，心中就有了个新主意。

他向李飞婉转地表示，现在是年轻人的世界，小耗子既然身怀绝技，何不让他出山，去北京走一遭，完成重大的任务。

“欧阳先生，小耗子从小没有父母照顾，是由我一手拉拔大的，虽然我是个老扒手，但我却不希望他再走老路，干这个给人瞧不起的行当，所以我不想……”

“得！得，我明白！”欧阳清阻住他的话：“这次任务万分重要，关系国家民族安危，所以我不得不来请求你老人家相助。小耗子跟我去北京，干的是有重大意义的事，完成后将为您老人家脸上添上光彩，决不会辱没门楣，给人瞧不起的。”

经欧阳清如此一说，李飞终于允许小耗子去北京。行前小心叮嘱初次出门的孙儿，一切听欧阳清的话，干完了

早日回家，不许在外边闲逛。

李飞又道：“这一次你去干扒手，是为了国家民族，特别例外，可不许以此为业，不准继续再干，否则我发觉了要砍下你的手指！”

“是，爷爷，我听你的教导，只干这一次！”

小耗子从没有去过北京，心中高兴，唯唯答应老祖父的叮咛。

有了小耗子相助，欧阳清的工作轻松不少。这晚日本使馆宴客，是向北京城内一家著名的馆子订菜，由那家菜馆派遣厨子和侍者去公使馆，烧菜和侍酒。陈武得到消息，找人和菜馆老板商量，介绍小耗子去做侍酒的小郎。那馆子接了这单大生意，正感到人手不足，看到小耗子年轻英俊，做事机巧灵活，就雇用下来，派去公使馆工作。

于是小耗子穿上了侍酒小郎的白色制服，混入日本公使馆的禁地。他工作十分卖力，端着酒盘，穿花挟蝶地周旋在宾客之间，频频地送酒。日本公使馆的特务，在旁严密监视，也没有疑心到这个年轻人。

官下大将在川崎公使的陪同下，出席宴会。小耗子就是等候这个机会，端酒上前侍候……

欧阳清远远地观望，他很担心小耗子初出茅庐，没有经过大场面，会心慌意乱，坏了大事。

就在他注视的时候，突然听得背后传来娇滴滴的女人声音，并有五根玉葱般的手指轻轻拍他的肩。说：

“浪子，什么时候到北京的？怎么不打个电话给我？真是负心人！……害我想煞你了！”

欧阳清吃惊地回头，原来是个旧相好。是从前在上海

会乐里书寓中做生意的女人，名叫惠红，曾经和欧阳清厮混过一个时期。后来她从良嫁人，就此断了音讯。想不到冤家路狭，在这种场合相遇。

欧阳清在这紧要关头，不想被人认出来，但偏偏这嫁了人的惠红认出了他！

“你认错了人吧！我们好象从没有见过！”欧阳清装做不相识，向她撒谎。

其实这个谎撒得不高明，因为欧阳清在脂粉阵中，一向是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令每个女人对他刻骨相思，终生难忘。惠红也不例外，她怎么肯如此给欧阳清摆脱！

“哼！浪子！不要那么无情无义。你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认得出来——你是欧阳清！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男人！”惠红提高声音说。

“嘘……不要大声叫嚷！”

惠红问：“怎么……你怕？”

“你是有夫之妇，这样大声说话，要是给你丈夫听见了可不得了！”

“哈哈……”惠红笑了。“浪子，我不怕，你却怕了！放心吧，我的老公虽是东洋洋行的买办，但他年纪太老，是只不中用的活王八！眼开眼闭，从来不管我的事。”

“不要这样说，在大庭广众之间，总要替他留点面子。”

欧阳清和她说话，眼睛却注视宫下特使等人，心中很焦急。刚才他看到小耗子端着酒，在人群中一闪而过，就看不见人影了，不知道有没有得手。

惠红不知内情，以为江南浪子是在看穿彩色和服的东洋女人，心中酸溜溜地微恼道：

“你真象猪八戒投胎，没有见过女人似的！这几个东洋女人，脸上的白粉抹得比戏台上的曹操还厚，有什么好看！八成是东洋堂子（妓院）里的货色！”

“……”欧阳清想偷偷地溜走。

“不要走！”惠红拦住了他：“这种宴会真没有意思，等一会儿我们提早退席，一同去六国饭店，我在那里有个长期房间，咱们今晚……”

惠红不用说下去，欧阳清已明白她的意思。虽然，欧阳清尽管在脂粉阵中厮混，和他结下情缘的女人也有不少。但是有条自我戒律，就是绝不招惹有夫之妇，所以只有拒绝惠红的邀约。

“对不起，我没有空，失陪了……”

他推开惠红的手，可是这个女人存心死缠，紧抓住了照相机不放手，使欧阳清脱不了身。

“哼！你休想溜！今晚非陪我不可……”

这时，小耗子突然出现在欧阳清的面前，拿了一杯香槟酒给他，眼睛闪了两下，道：

“先生，请饮酒。”

欧阳清惊喜地接了酒杯，小耗子若无其事地走开。这是暗号，当小耗子扒到了机密文件，会送一杯酒来通知他。

江南浪子气恼惠红，经她的一缠，没有留意小耗子如何下手扒窃官下特使的经过。这时他的手一按西装，发现原先空无一物的衣袋内，突然多了件硬硬的东西。他知道这是小耗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扒来的文件已塞在自己的袋内。

欧阳清必须立即离开，但惠红仍是死缠不放，他顿时

心生一计，身子一歪，手中的那杯香槟酒泼翻了，倒在惠红那件漂亮的狐皮短绸袄和长裙上……

“啊呀！看你神不守舍的瞧东洋女人，酒泼了我一身！”惠红生气地叫起来。

“对不起！对不起……”欧阳清心中暗笑，忙向她道歉，摸出小手帕来抹酒液。

“哼……气死人！”她放开了江南浪子，转身急向女厕走去。又回头道：“记住，等一会我们一块走！”

“……”欧阳清不作表示，眼送她离开。

他吐了一口气，看看陈武，正站在国会议员的轮椅后面，静听着议员和一群来宾谈话。眼睛正注视欧阳清。

欧阳清缓缓地走过去，向陈武微微地点点头，然后走开，直向男厕去。陈武立即会意，就跟着来了。

厕所内没有人，欧阳清见陈武进来，忙锁上门。

“到手了？”陈武问。

“……”欧阳清点头，从衣袋中摸出一只密封的大信封。

这就是北京政府和日本签订的卖国密约。陈武仔细观察信封，兴奋地道：

“小心，不要拆坏信封，等一会儿还得把它送回去，免得日本人发觉！”

“这……瞧我的！”欧阳清说。

他打开笨重巨大的照相机，里面暗藏工具。走到厕所墙角边，摸摸热水汀（暖气）滚烫的散热片，北京这时候天气已很冷，新颖的西式房屋不烧火炉，而用热水汀取暖。欧阳清对日本公使馆内的情况，早已调查得一清二楚，所以带了工具进来。